

江苏高邮方言常用程度副词比较研究

——以“很”“蛮”“稀”为例

盛思镜, 周阿根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摘 要

高邮, 是江苏省扬州市代管县级市, 位于江苏省中部、里下河西缘。高邮方言属江淮官话洪巢片。高邮方言中存在一些常见、常用的程度副词, 如“很”“蛮”等等, 本文选取了其中几个为研究对象, 结合现实语料, 分别从语义特征、语法特征以及语用功能多角度分析了“很”“蛮”“稀”这一组常用的程度副词。最后从共时比较和跨方言比较两方面对三者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现了三者的程度量级为“稀” > “很” > “蛮”, 并且它们在语法搭配以及语用功能上均有显著区别, 呈现出特色的地域语法特征。

关键词

高邮方言, 程度副词, “很”, “蛮”, “稀”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requency of Adverbs in the Gaoyou Dialect of Jiangsu Province

—Taking the Words “Hen” “Man” and “Xi” as Examples

Sijing Sheng, Agen Zhou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ne 25,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Abstract

Gaoyou, a county-level city administered by Yangzho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is located in central

Jiangsu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Lixia River. The Gaoyou dialect belongs to the Hongchao subgroup of Jianghuai Mandarin. This dialect contains several common degree adverbs such as “hen” (very) and “man” (rather). This paper selects these adverbs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analyzes them from semantic,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using empirical data. A comparative study conducted through synchronic and cross-dialect analyses reveals that the degree levels of these adverbs follow the order “xi” > “hen” > “man”,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mmatical collocation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reflecting distinctive regional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Gaoyou Dialect, Degree Adverbs, “Hen”, “Man”, “X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高邮市, 江苏省辖县级市、由扬州市代管, 位于江苏省中部、里下河西缘, 分别与泰州兴化市、扬州江都区、邗江区、仪征市、宝应县、安徽天长市相接。从方言分区来说, 高邮方言隶属江淮官话洪巢片扬州小片。

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是表示性质、状态或某些动作行为的程度, 如“很漂亮”中的“很”。现代汉语中, 程度副词出现频率高, 使用方法多样, 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界在程度副词本体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现有成果大致可分为范围界定研究与类型划分研究两类。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记载, 汉语中常用程度副词共 17 个[1]; 蔺璜、郭姝慧(2003)从句法功能与程度表义特征两个维度对现代汉语程度副词进行统计, 最终得到有效程度副词共 85 个[2]。针对程度副词的类型划分, 学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例如王力最早提出基于比较参照对象的二分分类框架, 将程度副词划分为绝对程度副词与相对程度副词两类, 并明确界定: “凡无所比较, 但泛言程度者, 叫绝对的度副词。凡有所比较者, 叫做相对的程度副词”[3]。张谊生(2000)则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标准, 即依据程度副词是否承载主观评价色彩进行分类[4]。上述两种分类框架所得到的分类结果内部成员构成存在明显差异: 后者因将主观感情色彩纳入分类依据, 故而在分类结果中纳入了更多非典型程度副词成员。

相较于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研究状况, 方言领域的程度副词研究起步较晚, 研究深度不足且成果有限, 而针对江淮官话小区域方言程度副词的专项研究更是少见。最新的成果可见唐浩学者编著的《苏北洪巢片江淮官话语法特征研究》一书[5]。高邮方言保留了诸多江淮官话的独特语言特点, 在程度副词的使用上也形成了自身地域特色, 不仅有同在普通话中存在的程度副词“很”, 还有高邮当地人常用的特别的程度副词“蛮”和“稀”。虽然刘培伦(1958)[6]、黄继林(1987)[7]、姚亦登(2015)[8]相关研究已经讨论过“蛮”和“稀”这两个程度副词了, 也在语法特征和感情色彩上进行了比较, 但是高邮方言中程度副词“很”的用法少有提及, 而将其与“蛮”“稀”三者放在一起进行系统比较则更为空白。选取高邮方言中常用的“很”“蛮”“稀”这一组程度副词展开系统分析与比较, 既可以进一步丰富汉语方言程度副词的研究内容, 也能为江淮官话语法研究提供鲜活的语料支撑。因此, 本文将结合真实的生活语料, 从语义特征、语法特征以及语用功能三方面进行高邮方言程度副词“很”“蛮”“稀”的多维分析, 且多层次比较这三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梳理其使用规律, 展现出高邮方言语法和词汇的独特风貌。

2. 高邮方言程度副词“很”的多维分析

2.1. “很”的语义特征

“很”作为普通话中具有代表性的程度副词, 经历了漫长的语法化过程。《说文解字》对“很”的解释是: “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一曰盩也。”[9]曾有学者指出: “副词‘很’的‘甚极’意义是由‘凶狠’义派生来的。”据古籍记载, “很”在先秦至两汉时期主要作动词, 词义为“不听从”, 充当谓语。例如《尚书·酒诰》中的“厥心疾很, 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 越殷国灭, 无罹。”[10]至三国魏晋时期, “凶狠”成了“很”的主要词义, 常与形容词并列使用, 作谓语。元代以后“很/狠”作副词的用法逐渐形成了, 但这种用法大规模出现要在清代以后。例如《红楼梦》第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中, 北静郡王拉着贾宝玉寒暄“我久不见你, 很惦记你”[11]。再比如《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八回《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中的“前任黄抚台很同我们敝国人作对”[12]。可见, “很”历经了很长时间的语法化过程才从动词虚化成了程度副词。而方言中的程度副词“很”也是受清代以后的“很”影响。高邮方言中的“很”和“狠”也同音, 都读作“xən³¹”, 一般作状语, 后面可以跟形容词或动词结构, 表示程度深。

2.2. “很”的语法特征

高邮方言程度副词“很”有多种语法组合, 不仅可以修饰形容词, 还可以修饰动词结构, 包括单纯的动词, 动宾组合等, 且句尾不能出现“了”或“的”, 例如“很好看”“很害怕”“很会来事”等, 展现了灵活的语法搭配能力。

2.2.1. 修饰形容词

高邮方言中程度副词“很”可以作状语, 后面直接加形容词, 进入“很 + A”的语法结构。例如:

- (1) 老张家的小二子很懂事。
- (2) 他最近很高兴。

例句(1)的意思是“老张的二儿子很懂事。”此外, 还有另外一种格式也很常见, 就是“很 + 不A”。如“老李这个人很不好”, 还有“她很不开心”等等。

2.2.2. 修饰动词结构

高邮话里“很”修饰动词结构有多种格式, 第一种就是“很 + V”, 这里的动词限于表情绪、态度、理解、评价、状态的动词。例如“很愿意”“很喜欢”“很赞成”等等。“很”后面还可以加动宾组合, 这里所修饰的动词范围比第一种的最大一些, 常见的有“很 + VO”和“很 + V₁OV₂”的格式。如:

- (3) 这个班的学生很听话。
- (4) 他人很好, 很讨人喜欢。

此外, “很”搭配动词结构还有“很 + VM”“很 + 不VP”, 这里的动词限于表态度、情绪、感受、评价动词, 例如:

- (5) 小张这人很靠得住。
- (6) 他最近很不走运。

2.2.3. “很”的语用功能

高邮方言中的程度副词“很”主要用于客观表示程度高, 其本身不带感情色彩, 例如高邮话既可以

说“很善良”也可以说“很恶毒”，两者都是表示“善良”和“恶毒”的程度之深。此外，在口语交际中，“很”承载了语句重音，其主要功能为标识并凸显客观事实焦点。如：

(7) 小李这个人很不好。

例句(7)中的“很”十分自然地让我们关注到了“不好”这个关键信息，凸显了“小李人品不行”的客观事实。若拿去“很”，只剩“小李这个人不好”，就丧失了原有的程度义，也无法一下子聚焦事实焦点。

3. 高邮方言程度副词“蛮”的多维分析

3.1. “蛮”的语义特征

据《古训汇纂》收录：《玉篇》：“蛮，南方也。”[13]可见在古汉语中，“蛮”多是名词，一般表示南方偏远地区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蛮”通常又用作形容词，表示粗野，不通情理，愣，强悍的意思，如：野蛮、蛮横等[14]。而在高邮方言中，“蛮”可以用作程度副词，表示程度介于“一般”和“很”之间，且是高邮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程度副词。此外，“蛮”本身几乎不表示任何感情色彩，可以和很多词、词组搭配。

3.2. “蛮”的语法特征

“蛮”在高邮方言中作为程度副词展现出较强的语法搭配能力，其分布范围与“很”相当，远超过“稀”，可以修饰形容词、能愿动词和表心理活动的动词以及动词结构，作句子中的状语。

3.2.1. 修饰形容词

在形容词的修饰上，“蛮”所修饰的形容词范围很广，也就是“蛮 + A”中的“A”，一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修饰单音节或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以及任意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此外，当“蛮”与形容词搭配时，形容词后往往需要加上“的”，例如“中药蛮苦的”，不然在高邮人听来，“中药蛮苦”这句话都还没有说得完整。因此，高邮方言中“蛮”这一程度副词常见的语法结构为“蛮 X 的”。如：

(8) 他学习蛮好的。

(9) 糖蛮甜的。

(10) 中药蛮苦的。

(11) 天气蛮暖和的。

3.2.2. 修饰能愿动词和心理动词

在高邮方言中，“蛮”还可以直接加在能愿动词和心理动词的前面，构成“蛮 + V”的结构，用以陈述能力意愿或心理状态，如“蛮能”“蛮会”“蛮喜欢”“蛮害怕”等。当然，“蛮”也有“蛮 + VM/VP”的语法结构，如“蛮靠得住”。

3.2.3. 修饰动宾短语

除了上文提及的几种词类，“蛮”还可以修饰动宾短语，构成“蛮 + VO”的语法结构，如“有/没 + 名词”“善于 + 动词”“花 + 名词”等。而这些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宾短语，其中的动词都不能单独跟在程度副词后，不能说“蛮有”“蛮善于”“蛮花”，只有形成完整的动宾短语，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如：

(12) 他蛮有本事的，靠自己买了一套房。

(13) 她蛮有心的, 专门走一趟来看你。

3.3. “蛮”的语用功能

刘培伦(1958)曾提出:“扬州话的‘蛮’附着了人们的‘喜爱’的感情色彩。”实则不然,所幸黄继林(1987)对此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修正:“说‘蛮’表示‘喜爱’的感情色彩就不确切了。事实上,在扬州话里,‘蛮’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感情色彩。”高邮方言中的“蛮”也是如此,用“蛮”修饰的句子,其感情色彩是以被修饰词本身所表示的褒贬色彩以及句子所处的语境决定的,只能看成在表示“一种确认的语气”。例如:

(14) 他蛮大方的。

(15) 他蛮小气的。

(16) 面下得蛮硬的,我顶喜欢。

(17) 饭煮的蛮硬的,我不能吃。

“大方”和“小气”是互为反义且语体色彩不同的一组形容词,其中例句(9)表示了说话人“赞赏”“喜爱”的感情色彩,而例句(10)表示了说话人“厌恶”的感情色彩。例句(11)和例句(12)则体现了即使是修饰同一个形容词,“蛮”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以表现“喜爱”或“厌恶”两种不同的感情色彩。例句(11)的意思是煮好的面条很劲道,说话人很喜欢吃,而例句(12)意思是米饭煮成了夹生饭,说话人不能吃。由此可见,“蛮”本身并不附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表达对“比较大方”“比较小气”“比较硬”的一种“确认”。因此,“蛮”在作程度副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一种语气副词。

4. 高邮方言程度副词“稀”的多维分析

4.1. “稀”的语义特征

“稀”最早在《说文解字》中被注解为“疏也”[15]。可见古时候就有“稀”这个字了。在《新华字典》中,“稀”一共收录了4个义项,分别是:①事物间距离远、空隙大,跟“密”相对;②浓度小,含水分多的,跟“稠”相对;③少;④用在某些形容词前,表示程度深。在高邮方言中,“稀”作为出现频率较高的程度副词之一,语义与《新华字典》收录的义项④相似,表示高于“一般”,低于“最”的程度,也可以修饰一定范围内的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16]。

4.2. “稀”的语法特征

“稀”在高邮方言中作为程度副词使用时,具有明确的语法搭配限制。单音节或双音节性质形容词都可以被“稀”修饰,结构与“蛮”相同,都是“稀X的”,如:

(18) 中药稀苦的。

(19) 这个面稀烂的。

(20) 这个房间地面稀脏的。

(21) 这个天稀热的。

但“稀”修饰双音节词要少一些,如“稀大方的”“稀小气的”在高邮话中不能成立。此外,“稀”不可修饰状态形容词或形容词重叠式[17]。例如高邮话不说“三角稀难学的。”因为“稀”本身已表达一定的程度,在语义上排斥其他程度标记共现,以避免冗余。当遇到“稀”不能修饰的情况,高邮方言中有其他的说法来替换它,常用的是将“稀”换成“像个”加所修饰的成分再加“下(音 xa⁵¹)子”,如“稀便宜的”不说,但可以说成“像个便宜下(xa⁵¹)子呢(ni)。”同时,高邮话中还有“稀的不X”格式,如“稀

的不脏”“稀的不烂”“稀的不硬”等等,且此语法结构比“稀X的”结构表达的程度要更深[18]。

4.3. “稀”的语用功能

刘培伦(1958)认为扬州人在表达自己“厌恶”的感情时,都用“稀”。而黄继林(1987)也对此也做出了肯定:“说‘稀’表示‘厌恶’的感情色彩是对的。”在高邮方言中,“稀”并不是这种情况。首先,黄继林(1987)所说的如“黑、晚、坏、难”等不能被“稀”修饰的单音节形容词在高邮方言中都能被“稀”修饰。因此,“稀黑的”在高邮话中是成立的。其次,再来看“稀甜的”“稀苦的”“稀硬的”“稀烂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稀”不一定只能修饰贬义色彩的词。尽管这些中性词被“稀”修饰后,似乎带上了一种“嫌弃”的色彩,其余的例子中也多是“稀X(贬义词)的”这样的结构,但这并不能确定“稀”本身的感情色彩,只能说程度副词“稀”在这种语境下兼任了语气副词,如“稀苦的”是对“苦”超出一定程度的否认,表示一种否认的语气。此外,从“稀黑的”这个例子来看,“稀”本身也没有表示“厌恶”的感情色彩。因此,正如姚亦登总结的那样:“‘稀’在高邮方言中除了表示程度外,并不能表示贬义色彩(其感情色彩大部分由所饰词本身表达),把它作为和‘蛮’相对应的一种‘否认’语气,更能解释得通。”正如上文提到的高邮方言中程度副词“蛮”可以同时兼语气副词,“稀”也是如此。语气副词“稀”还在口语交际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稀”一般需要重读,用来强调其所修饰的成分,将听话者注意力引向程度本身,构成句子的自然焦点。如:“路上稀烂的,难跑得要命。”这句话是意思是“路太泥泞了以至于很难走”。如果把“稀”删除,句子将丧失原有的极端程度义和主观情感色彩,变为中性陈述。例如,“这路烂的”仅客观描述“路很泥泞”这一事实,既不强调“非常泥泞”的高程度,也不传递说话者的强烈情绪倾向。

5. 高邮方言程度副词的比较

5.1. “很”“蛮”“稀”三者共时比较

5.1.1. 程度量级不同

各个程度副词表示的程度大小是不同的,通过比较,王力先生把程度副词里“没有明确的比较对象、只是模糊地描述程度的,叫做绝对程度副词”。而张谊生进一步把绝对程度副词分为超量级(“太”类)、高量级(“很”类)和低量级(“有点”类)三类。再结合上文的语义分析来看,“很”“蛮”“稀”的程度量级并不相同。此外,也可以结合例句进行更仔细地辨析。例如:

(20) 这个水果很甜。

(21) 这个水果蛮甜的。

(22) 这个水果稀甜的。

例句(22)表达的程度明显是最深的,而例句(21)的则最低。由此可见,三者的程度量级为稀 > 很 > 蛮。同时,三者 in 量级上的可调节性也有所不同,表现在形式上即“稀”还有“稀的不X”格式,表示量级上的强化,而“很”“蛮”则通常不具备量级上的可调节性,只突出强调说话者对某种抽象属性的肯定的主观评价,如:“很好”“蛮好的”。

5.1.2. 搭配不同

就语法功能而言,“很”“蛮”“稀”三者既有共性,又各有不同。它们都能修饰形容词,都作状语,但“稀”是三者中修饰范围最小的,因为有一些双音节词不能被“稀”修饰,例如高邮话可以说“很小气”“蛮小气的”,却不能说“稀小气的”。此外,“蛮”和“稀”都有“蛮+A+的”“稀+A+的”的语法结构,然而“很”在进行语法搭配时,句尾不能加“的”。例如有“蛮甜的”“稀甜的”,却

没有“很甜的”，应该说“很甜”。高邮话中一些“很”构成的格式都能够被“蛮 X 的”替换，形成“蛮 + V + 的”“蛮 + VO + 的”“蛮 + VM + 的”“蛮 + A + 的”等，而“很”和“稀”以及“蛮”和“稀”之间不能随意替换。

5.1.3. 语法特征不同

虽然“很”“蛮”“稀”这三个高邮方言中的程度副词自身并无任何感情色彩，但在使用过程中，“蛮”“稀”还兼任了语气副词，表达对所修饰词的肯定/否定的语气。因为“否认、否定”常与“嫌弃、厌恶”关联，所以“稀”常出现在表达贬义感情色彩的语境中，而“很”“蛮”相对来说在表示程度上则给人更客观的感觉。三者的比较总结如下表 1 所示。三个程度副词在程度量级、搭配范围与语法功能上的差异如下：“很”的程度量级最高，搭配范围最广，仅承担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蛮”的程度量级居中，可修饰形容词与多种动词性结构，兼具程度副词和语气副词的功能，使用语境限制较少；“稀”的程度量级最低，搭配范围最窄，多在贬义语境中充当语气副词，整体使用灵活性弱于前两者。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terms “hen” “man” and “xi” simultaneously
表 1. “很”“蛮”“稀”三者共时比较

类别	语法搭配			语用功能		
	单音节形容词	双音节形容词	动词结构	肯定语气	否定语气	客观
很	+	+	+	-	-	+
蛮	+	+	+	+	-	+
稀	+	-	-	-	+	-

5.2. “很”“蛮”“稀”的跨方言比较

“很”“蛮”“稀”不是高邮方言独有的程度副词，其他方言区也会有这类的程度副词，例如“很”这一程度副词在每个方言分区里都出现了，不过它们在语义，语用，语法上也会“因地制宜”，不同方言区的情况不同。如艾红娟、谭丽蓉(2022)就分析了西南官话成渝小片中“蛮”系程度副词的使用情况[19]。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很”作为通用程度副词在各大方言区均有分布，语义和核心用法的共性大于差异，主要区别体现在语用习惯上；“蛮”呈现出明显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的区域分布特征，其他方言区要么无此用法，要么以语气副词功能为主，不承担核心程度表达；“稀”的分布范围最窄，仅在江淮官话等少数方言区中保留程度副词用法，多数方言区仅保留其作为形容词的本义用法，这也和“稀”在高邮方言中程度量级低、使用受限的特征相吻合。进一步来看，三个词的分布差异也能一定程度反映方言接触中的语义演变路径：通用程度副词“很”随共同语传播覆盖所有方言区，区域性程度副词“蛮”保留在西南、江淮等官话区，用法更特殊的“稀”则仅保留在局部小片方言中，呈现出使用范围逐步收缩的演变趋势。

Table 2. Cross-dialect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words “hen” “man” and “xi” in Mandarin-speaking dialect regions
表 2. “很”“蛮”“稀”在官话方言区中的跨方言考察结果

类别	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	北京官话	冀鲁官话	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
很	+	+	+	+	+	+	+
蛮	-	-	-	-	+	+	+
稀	+	-	-	+	+	+	+

6. 结语

本文对高邮方言中的常用程度副词作了系统的描述与比较,“很”“蛮”“稀”这一组程度副词在语义、语法、语用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语义上,三者的程度量级和可调节性并不相同,“稀”表示的程度更高,“蛮”最低。在语法功能上,三者修饰双音节形容词或动词结构,使用规则有细微差别。其中,“稀”的使用范围最小。三者呈现的语法功能也存在一些差异,“很”是客观地表达程度,“蛮”和“稀”可以兼任语气副词,同时表达“确认”和“否认”的语气。程度副词是表达说话人感情或者描述客观事物状态的一类重要词汇[20],本文对高邮方言程度副词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江淮官话方言区的语言文化、思维习惯,还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副词提供材料。

但因条件所限,本文仍存在诸多不足,仅选取了高邮方言中三个常用程度副词展开分析,未对高邮方言程度副词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对三者的历时演变脉络也未作深入探讨。后续将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结合历时语料深挖高邮方言程度副词的发展演变规律,完善江淮官话高邮区域方言程度副词的相关研究。

注 释

① 本文研究用语料主要来源于以下期刊和书籍以及高邮方言实地语料:

刘培伦. 扬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词“蛮”和“稀”[J]. 中国语文, 1958(1): 25-27.

姚亦登. 江苏高邮方言里的程度兼语气副词“蛮”和“稀”[J]. 语文学刊, 2015(19): 19-20.

唐浩. 苏北洪巢片江淮官话语法特征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 93.

② 文章中部分高邮方言语料是笔者根据采访调查所得,经各发音人同意,现将发音人情况注明如下:

1. 丁润民, 男, 22岁, 江苏盛高邮市高邮街道人, 在校大学生。
2. 盛倩, 女, 28岁,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人, 大专, 小学教师。
3. 盛金桐, 男, 73岁,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人, 初中, 农民工。
4. 朱龙香, 女, 50岁,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人, 初中, 工人。
5. 周朝兰, 女, 75岁,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人, 小学, 农民。
6. 张欣妍, 女, 23岁, 江苏省高邮市司徒镇人, 本科。

参考文献

- [1]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蔺簧, 郭姝慧. 程度副词的特点范围与分类[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71-74.
- [3] 王力. 中国现代汉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31.
- [4]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J]. 语言研究, 2000(1): 51-63.
- [5] 唐浩. 苏北洪巢片江淮官话语法特征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 93.
- [6] 刘培伦. 扬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词“蛮”和“稀”[J]. 中国语文, 1958(1): 25-27.
- [7] 黄继林. 扬州方言里的“蛮”和“稀”[J]. 方言, 1987(4): 308-309.
- [8] 姚亦登. 江苏高邮方言里的程度兼语气副词“蛮”和“稀”[J]. 语文学刊, 2015(19): 19-20.
- [9]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43.
- [10] (春秋)孔子. 尚书[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211.
- [11]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1194.
- [12] (清)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 699.
- [13] 宋福邦, 陈世铄, 等. 故训汇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27.
- [14]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第2版. 武汉: 崇文书局;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0: 3045.

-
- [15] 周欣怡. 盐城建湖方言程度副词“稀”“雪”“蛮”的比较研究[J]. 今古文创, 2026(1): 133-135.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新华字典[M]. 第 12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528.
- [17] 刘悦彤. 山东沾化方言特殊程度副词研究[J]. 文教资料, 2025(20): 3-5.
- [18]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9] 艾红娟, 谭丽蓉. 重庆石柱方言里的“蛮”系程度副词[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2, 41(4): 72-78.
- [20] Huang, P. and Chen, A.C. (2022) Degree Adverbs in Spoken Mandarin. *Concentri: Studies in Linguistics*, **48**, 285-322. <https://doi.org/10.1075/consl.22002.che>